



一念执着， 一念相思

网络原名：《神仙肉》

下



NLIC2970906129

一念执着



一念相思



NLIC2970906129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念执着，写尽天荒地老。

一念相思，道尽爱恨痴缠。

那一日，你为天涯，我为海角，只能遥远的相望，心中是不能相依的绝望。

那一月，你为沧海，我为明月，形影相错，是永远不能交织的情缘。

那一年，你在清水河畔，我在奈何桥旁，

你浅浅的眉间，深深的呼唤，

我淡淡的眼神，浓浓的眷恋。

缘来缘去缘如水。

三生华发，你就是我最终的爱恋。

Especially

目录

CONTENTS

第九章 · 谁念西风独自凉 · 209

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，扔到海中，那么，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。你的言语，我爱听，却不懂得，我的沉默，你愿见，却不明白。

第十章 · 此情已自成追忆 · 235

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的话，那就是檀木的香，甜而稳妥，像记得分明的快乐，甜而怅惘，像忘却了的忧愁。

第十一章 · 而今才道当时错 · 253

当时间过去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爱过一个人，忘记了他的温柔，忘记了他为我做的一切。我对他再没有感觉，我不再爱他了。

第十二章 · 春云吹散湘帘雨 · 278

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地忘记一个人，时间自然会使你忘记。如果时间不可以让你忘记不应该记住的人，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？

第十三章 · 薄情转是多情累 · 296

如果不爱你，我就不会思念你，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，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，我更不会痛苦。如果我能够不爱你，那该多好。

第十四章 · 无奈尘缘容易绝 · 330

缘起缘灭，缘浓缘淡，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我们能做到的，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地珍惜那短暂的时光。

第十五章 · 魂是柳绵吹欲碎 · 351

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不是天各一方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

第十六章 · 香销被冷残灯灭 · 384

同一个人，是没法给你相同的痛苦的。当他重复地伤害你，那个伤口已经习惯了，感觉已经麻木了，无论再被他伤害多少次，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。

目录
CONTENTS

for you

谁念西风独自凉

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，扔到海中，那么，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。你的言语，我爱听，却不懂得，我的沉默，你愿见，却不明白。

庄少衾关注的不一样，“原来这条蛇是母的？不知道长得美不美……”他眼角余光瞟了一眼河蚌，和她胸前的波澜壮阔，邪念刚起，已经被那条游在前面的三眼蛇破碎了一地——看卵长得这副德性，这母蛇能好看得到哪儿去？

他意淫了又意淫，最后还是觉得人兽太重口，不得不放弃。

众人贴着山壁过去，前面那条三眼蛇还带解说的：“别看卵这么多，有运气能孵化的是少之又少哟！”它颇有些得意，“因为主人脱离六道太久了，缺少生气，卵成形之后需要借气，或者在人体内寄生。且同一个人很难重复借气，所以这些卵都不能孵化成形的啦！”

容尘子目光微动，“借气贫道倒曾听说过，当时只当传说，不想竟然当真存在。”

三眼蛇昂着头，“哼，我们主人有着上古神兽的血脉，你们不知道的多了去了！”

它还没得瑟完，河蚌已经开口道：“上古神兽？”三眼蛇得意洋洋地冷哼一声，这大河蚌已经乐得一蹦三丈，“嗷嗷，上古神兽是蒸着好吃还是炸着好吃？”

三眼蛇立刻紧紧闭上嘴巴，再也不吭气儿了。那河蚌还追着它问：“难道要炖着吃？肯定不能吃生的，肉太老……喂喂，你别走呀，你看烤着吃怎么样？要不煎着吃？或者卤着吃也行啊……”

从此以后，三眼蛇再也没有提及过它主人引以为傲的血统……

前面隐隐传来铁链和翅膀振动的声音，三眼蛇停下来不肯再往前，“前面就是了。”

它低声道，又抬头看河蚌。容尘子神色凝重，他伸手触摸那条足有成人小腿粗的铁链，“这是经过秘术精炼的法器，看年代只怕至少是汉代的東西。”

河蚌倒是不惧，这时候她想起淳于临了，“淳于临你属蜗牛的吗？快过来！”

淳于临和刘沁芳一并走过来，观察了一下地形，他将刘沁芳放在铁链没入的山壁旁边，声音极低，“你且在这里，小心照顾自己，莫乱走。”

刘沁芳微微点头，手心里已然全是冷汗，她看向淳于临，欲言又止。淳于临又走回河蚌身边，照例站在她身前。周围不时可见汉白玉的圆柱，上刻浮雕，只是被尘泥覆盖，看不真切。容尘子还没开口，清玄、清素已经上前，用衣袖将一根圆柱擦拭干净。

容尘子端详许久，神色凝重，“这是传说中的鸣蛇。”

这话一出，众人心中多少有些没底，鸣蛇只在《山海经》里出现过，谁知道图片和实物会有多大差别？容尘子也有些奇怪：“为什么有的画面内容刻了两幅呢？”

铁链尽头隐隐传来咆哮之音，众人都开始戒备，容尘子不及细想，便开始安排，“行止真人、浴阳真人、少衾，你三人同我与这孽畜正面交锋；玄儿、素儿，昊天、昊羽，你四人修为不佳，只需跟在其后，保管好法器，必要之时保护……海皇陛下，尽量为她争取时间。小叶，你和玄儿他们一起，互相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叶甜等人应声，容尘子没有安排那个河蚌，她自己心里有数。

大河蚌站在黑色的铁索之下，她只是觉得好玩，“嗷嗷，容尘子，大蛇可不止值三两肉呀！”

容尘子嘴角抽搐，并不理会，她还在那儿陶醉：“鸣蛇耶，少说也值个三五十斤肉吧！嗷嗷，到时候用神仙肉炒上古神兽，嗷嗷……”她口水滴到铁链上，三眼蛇默默地游在前面，它终于明白食物链的顶端到底站着怎样可怕生物……

顺着铁链往前走，空气越来越热，亮光越来越强，待行至中心，众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只见眼前地势深凹下去的地方燃烧着一团火焰，火焰的中心，一条蛇正盘成一团，这货就像一个小山头，背生四扇黑色羽翼。见到众人，它半眯起眼睛，那双眼睛大小如簸箕，“来者何人？”

它开口竟然是清亮的女声。河蚌躲在淳于临身后，离得远远的，“真是鸣蛇！”

淳于临不语，她自顾自开口道：“鸣蛇性属火，打起来之后你不要站在铁索上。”她四处打量，“当初封印它的人肯定在地势周围建有火焰难及的死角，不然会死伤无数。”她不管正在与鸣蛇交谈的容尘子众人，一手带着淳于临就跃至铁链最高处，这下子不止她，淳于临也看清了——整个山崖被开凿成四角星形，边角极窄。因着古阵法的保护，至今其形状仍清晰可见。

河蚌在他耳边细声道：“五行方位中东属木，西属金，南火北水中属土。待会儿如有危险，我们一起退回北角。鸣蛇居中，性属火又忌水，那里最安全。”她瞥了一眼站在铁链旁边的刘沁芳，半晌才极不情愿地道：“你让刘沁芳先站到北角吧。所有人都死了估计鸣蛇才会想到她。”

容尘子自然不会同河蚌争抢，他将庄少衾和自己安排在南角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如果中间无人，鸣蛇第一时间便会攻击同自己术法属性相近的地方。西方和东方也是躺着都能中枪的地方，金、木皆易融于火。但木较之金更脆弱，所以叶甜、清玄、清玄、庄昊天、庄昊羽四人被安排在东角，行止、浴阳真人被安排在西角。最后才会是北。

这样的好处是鸣蛇不可能一下子攻击到所有角，不管它攻击哪里，别的角都有时间反应。坏处是不在同一角……难以施救。是以容尘子的安排也颇巧妙，俱都是自己人各守一角。

鸣蛇冷眼旁观众人，它半点不惊慌，“补品来了，居然还有个正神和一个大妖。哈哈哈哈哈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……”

众人心中暗道：“河蚌，这是你同类吧……”

还未感慨完毕，被铁索重重紧锁的鸣蛇振动双翅，鸣声簌簌。随着它的鸣声，山间隐有回音，壁间的蛇卵都在震动。容尘子一马当先，行止真人和浴阳真人则游离在他与庄少衾之间。河蚌许久突然窜到他身后，声音很低，“我怀疑行止真人有问题，你应该将他们师兄弟安排在南角，只有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才会尽力！”

容尘子神色不改，“也许他有苦衷，贫道不能因一时疑窦便陷他二人于险境之中。”

河蚌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古板、迂腐，不能交流。她喃喃道：“你这种人都不死，简直没有天理！”话落，鸣蛇喷了一股火焰过来，差点撩到她的长发。她的身体承受

不住这样的热浪，只得急急退回淳于临身后。

淳于临替她挡着前面的热浪，她试了几次，发现冰锥总是不到鸣蛇身边已自融化。她只能以凝冰术降低崖下温度，让其在人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。

试了几次，河蚌终于有些着急了，“长此下去，他们灵力消耗太快，会承受不住。”淳于临仍未回答，她站在铁索上，其余铁索俱已被烈焰烧得通红，只有她这一条上仍结着薄冰。尽管她努力控制着温度，容尘子等人额间还是出了细汗。

这蛇皮与小蛇完全不在同一个厚度，几乎水火不侵、刀枪不入。众人与它缠斗许久，最终也不过只是让它喷了几番火，连它的毫毛也没能砍掉一根。

众人面色越来越凝重，大河蚌自腰间掏出一枚大海螺，通体温润通透如玉。她轻轻吹响海螺，海水如细纹涌至巨蛇身边，细纹翻滚，令阵中温度骤降。河蚌瞬间凝出三根冰锥，各种红珍珠两颗，冰锥快如利箭，瞬间刺向阵中央的母蛇。

巨蛇一时托大，也未在意。只喷出一口烈焰欲先将容尘子吃到嘴里。不料冰锥近身，它突然大嚎一声。蛇皮太过坚韧，冰锥入体不深。河蚌也不敢大意，右手一握，冰锥砰然炸裂。三眼蛇怒吼一声，瞬间喷出一口毒液，直袭河蚌。

河蚌用风传术，带着淳于临轻飘飘地退到北角入口处。毒液到此就后继无力，淳于临挥动日月双轮将其挥开。

巨蛇颈间的背上俱都流出一股细细的血泉，容尘子立刻抓紧时机，手中银符祭出，庄少衮为他护法，严防巨蛇毒液。行止真人和浴阳真人对望一眼，也瞬间出了全力，祭出飞剑。

巨蛇长嚎一声，它四翼一扇，壁间出现十数个人来，有渔夫，有猎户，还有妇人，也不知是被借了气的蛇卵还是寄生于人体的小蛇。

河蚌骂了一声，忙拖了淳于临，“先清小蛇！”

她手中冰锥频出，淳于临倒也挡在身前，不让群蛇近身。冰锥频频炸开，阵间血肉残肢散落一地。这巨蛇也有些智商，它很快便知道哪里才是对方薄弱的地方。当下就直接一口火喷向庄昊天等人。河蚌合身相扑，以水遁术将其带出三丈有余，堪堪避开火焰。

叶甜也未曾见过这般阵仗，她平时也自以为修为不凡，岂知此时根本不能近身。河蚌将几个人再次遁至西角入口，“先进去。结阵防守。”

叶甜看了她一眼，终究没有说话，领着四个师侄入了西角。

巨蛇此时一心要置河蚌于死地，冷不防又是一口毒液喷过来，容尘子掐诀以符咒为结界将其挡下。河蚌不断施术降温，又要清理小蛇，就有些自顾不暇。正手忙脚乱中，叶甜从旁窜出，她毕竟是紫心道长的高徒，抵挡小蛇争取一下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。

河蚌躲在她和淳于临身后，压力顿时减轻许多，“阵结好了？”叶甜也顾不上闹脾气，“好了，剩下的清玄他们可以。”

河蚌点点头用水纹将三人都护住，再度吹响了海螺，三眼蛇愤怒地咆哮，喷出的毒液沾染上众人的衣角，将衣袍融出大大小小的窟窿。庄少衮手臂上也被毒液溅到，他毫不犹豫地削去了一块皮肉，又施了止血咒止血。

叶甜几次三番想要冲过去，河蚌拉住她，“别去，你过去也只是累赘。”

一向冲动易怒的叶甜却没有生气，她静静地拦在河蚌身前，咬牙挡住三眼蛇。冰锥入体，蛇血溅了她一头一脸，她抿着唇毫不退缩。

阵中央的母蛇终于渐渐体力不支，火焰开始低弱了下去。河蚌海螺声响，冰蓝色的海水完全压制了火焰，容尘子祭出一张金色的符咒，一团金色的火花爆裂开来，阵中的母蛇惨嚎一声，一只眼睛已然炸开，黑水四溅。

它彻底动了怒，额间第三只阴眼突然睁开。它的功底又岂是那条三眼小蛇可比的，瞬间就震住了容尘子和庄少衮。叶甜大惊，河蚌于身后跃起，踩着她的肩膀借力跳到容尘子身后，她闭了闭眼凝心镇气，而后突然睁开眼睛，同母蛇对视。

场面一时凝固，容尘子和庄少衮回过神来，就见那条母蛇直愣愣地望着河蚌，河蚌口不能言，只能微勾右手。容尘子瞬间反应过来，高声说道：“退回角落！”

所有人都按先前的安排，退回东、南、西、北四角，河蚌望着这条母蛇，也是苦不堪言。压力铺天盖地而来，挤压着魂识。谁也不敢掉以轻心，否则元神碎裂，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。

南角里，庄少衮目光震惊，“这条鸣蛇怕也是几千年的灵物，它居然也有一拼之力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容尘子没心思研究这个，“它居然想要修成异眼！”他再次掏出一张金色的符咒，面上已现苍白之色，金色符咒对灵力消耗太大，他略微皱眉，仍旧祭出，强行催动。

符咒若一抹流光，直接注入母蛇受伤的眼眶里。母蛇全身痉挛，痛得连声音也吼

叫不出。河蚌全身大汗淋漓，连护身的水纹也都散了去。她灵力耗尽，好在外面的有诸海族储水，她借水遁回北角入口，缓缓退进去。

外面火焰光芒已弱，她喘着气，汗如雨下，那母蛇的异眼虽未修成，却也伤了她的魂识。

“格老子的！淳……”她语声骤停，身后一柄雪亮的短刀从背心直透前胸，她低下头，看到胸口露出一截带血的刀尖。她缓缓回过身去，只见淳于临不言不语，红衣黑发垂首而立。而刘沁芳抽出短刀，再次插入河蚌胸口，血染过水色的衣襟，她神色狂喜。

“听说你体内有一颗叫天水灵精的法宝，我很想要。”她浅浅地笑。

耳边火焰的声音突然静止，喉间一片腥甜。河蚌怔了片刻，缓缓退后，她以手捂着胸口的伤处，那血从她指缝之间溢出，鲜艳夺目。“淳于临。”她轻声唤他，每一个字都带着疼痛，最后却什么也没说。

淳于临一直垂首静立，容色沉静如深海，“尝到被人漠视的滋味了吗？”他在笑，眸子里仿佛隔着一层水光，明亮却哀伤，“我们在一起三百多年了，而我在你眼里，不过就是块储备粮。只为了神仙肉，你便可以委身别的男人，甚至不惜取他性命！只为了迷惑鸣蛇，你便可以让我同别的女人同床共枕！何盼，你爱过我吗？”他水色的瞳眸一片茫然，“不，或许我该问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”

刘沁芳提着短刀站在淳于临身后，鸣蛇喷出的火焰映着她的脸，那张年轻的面孔，已被贪欲覆盖，“临郎，同她说那么多做什么？剖出天水灵精才是正事！”

淳于临缓缓扬起手中日轮，唇被咬出了血，“如果数千年的光阴都不能让你学会爱，那就学着恨吧。”

他握住河蚌的肩头，日轮几番试探，眸中阴郁一闪而过，随后右臂用力，将河蚌推出了北角。河蚌的长发被火焰的热浪带起，火光映在她眸中，光华氤氲。鲜血堵在喉头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星芒诸角中的人只看见河蚌突然出了北角，容尘子和庄少衮正抵御母蛇的火焰，母蛇伤势已重，如能耗死了它，也能减少己方伤亡，但见河蚌突然冲出来，难免有些不解。最后还是容尘子凝眸冷声道：“她受伤了？”

庄少衮还来不及答话，阵中母蛇已然注意到了突然窜出的她，那距离太近，母蛇用尽全身力气，喷出一股蓝绿色的火焰！河蚌避无可避，正面迎上。

当火焰触及那柔美的身体，容尘子心中一痛，突然想到曾经的呢喃细语、耳鬓厮磨，以及午夜梦回时，那铺了自己半肩的青丝。他随手抽了一张符咒，还没来得及看看是什么颜色。

晚了……他手心里全是冷汗，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他晚了，他有片刻的不知所措。他终究还是舍不得。

一声如同玻璃炸裂的声响，容尘子几乎整个人扑在河蚌身上，河蚌裙裾染血，面色苍白如雪。她似乎也吓坏了，紧紧抓着容尘子的衣襟，半天不说话。容尘子手中的符咒挡住了母蛇的毒液，迅速将河蚌抱到一边。河蚌摸摸颈间，那里一块护身符已经碎成数块。那还是上次长岗山上，容尘子系在她颈间的东西。

她埋首在容尘子胸前，许久才抬起头，容尘子与她对视，离得太近，他能看见河蚌瞳孔中的自己。河蚌眼中的惊痛渐渐淡薄，她依靠着容尘子艰难起身，望定北角的淳于临。唇边忽然飘过一阵似药似花的香气，她抬眼看容尘子。容尘子划破手腕，将血喂到她嘴里。他语气极尽疏离，“莫这般看我，贫道不愿再同你有任何牵连，但今日你在此，俱是贫道相邀。”他施了一个止血咒止住河蚌胸前的伤口，语气淡然，“贫道虽不便插手你与淳于临之间的事，却总不至于就这么见死不救。”

河蚌胸口已不再流血，疼痛却分毫未减，庄少衮和行止真人抵御着母蛇，叶甜也奔了出来，看见河蚌胸前的伤口，她只是冷哼，“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你就是活该！”

母蛇已快支持不住，大家也都松了警惕。容尘子拍拍叶甜的胳膊，轻声道：“好了，别说了。”

河蚌垂着头，淳于临和刘沁芳二人肯定是不会再放过她了，容尘子被她暗算差点丢了性命，连带叶甜和庄少衮也对她多少带了些敌意。行止和浴阳同她话不过三句，就算是外面储水的海族平日里也是淳于临在管理，她与所有人的交往关系，都是通过淳于临在进行。她修行千年，没有交下一个朋友。她双眸湿漉漉地望望容尘子，又望望行止真人，很快做出判断——她只有扒着容尘子才有活路。所以她虽然痛得要命，却还是紧紧抱着容尘子不放。容尘子轻轻推她，“鸣蛇未灭，你先放手。”

河蚌艰难地蹭他，她脸色苍白如雪，却还是挤出一丝妩媚的笑容，“知观——”

她讨好似的唤他，尾音转了三个弯，容尘子嘴角抽搐，撇开她就欲走。她抱着容尘子的大腿不放，胸口猛烈喘息，面上笑容却越发讨好谄媚，“容哥！容大爷，你救救人家，呜呜呜！”

这下子不光淳于临面色铁青，就连容尘子都啼笑皆非，“贫道并未拒绝，你且放手。”

河蚌一双眸子亮晶晶地望定他，“不会让他们杀我？”

容尘子摇头道：“不会。”

容尘子望了一眼淳于临，眼中也迸出厉色，“今日谁敢在贫道眼前妄自伤人，休怪贫道手下无情！”

他搁出一句狠话，河蚌这才松开小手。容尘子见她胸口伤势似乎严重，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河蚌仰起脸，眸中泪光盈盈，“没事。”

容尘子便放了手，随庄少衮和行止真人一同斩杀母蛇。叶甜倒是守在河蚌身边，冷言嘲讽道：“一个人不要脸到这种程度，真是天下无敌了。”

河蚌蹲在地上，她听见了叶甜的话，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。她的水色裙裾也变成深浅不一的红，像一条丝带，在透明的水层中晕染、飘摇，美丽却残酷。刘沁芳犹自心有不甘，淳于临呆呆地注视着河蚌，魂不守舍。

叶甜守在河蚌身边，见到刘沁芳，她也是一肚子的火，“既然我师哥应下要留她性命，我就要保她安全无虞。谁想要她的命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！”她看看淳于临，目光极尽鄙夷，“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对狗男女！”

淳于临并不辩解，他痴痴望定河蚌，似乎并没有听到叶甜的话。

崖下温度再次升高，几个人都开始出汗。容尘子回头见河蚌安安静静地跪坐在地上，并无大碍的模样，不由得出言道：“施个凝冰术，将温度降下去。”

河蚌仰起粉脸看他，目光映着火光，人若虚幻，“我把温度降下去，你会帮我治伤吗？”

她语气里并不见丝毫虚弱，容尘子便答得毫不犹豫，“会！”

河蚌掐诀，施法时间长了些，但并无人察觉。温度再次被降了下去，阵中母蛇已经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，火光也渐渐幽暗。就在众人以为胜券在握之时，一股

强大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，在阵中母蛇身下，赫然露出另一条蛇的蛇头！

容尘子猛然醒悟——先前汉白玉柱上的浮雕内容之所以重复，是因为阵中原本就困着两条鸣蛇！他深悔没有将汉白玉柱的浮雕内容看完，但生死关头，后悔无用。众人都退了开来，不用招呼就开始往来路跑。这封印是两重，想必是母蛇先脱去了一重，方才借着众人的攻势破坏公蛇的封印。没有人敢再动手，当前上策，只能趁公蛇尚未正式脱开二重封印时逃走。

可是河蚌却跟不上了，她体质本来就差，何况如今身受重伤。她挣扎了几次想要爬起来，最后只能俯在地上。

容尘子右手牵着叶甜，见她眸中水光和胸前伤口，又有些不忍。一股火焰扩散开来，崖间温度骤然升高，容尘子再顾不得其他，回身奔跑数步，左臂一展将她揽在怀里。火舌舔到了他的背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。他的汗水滴落在河蚌脸上，却咬着牙一声不吭。叶甜心疼得直掉眼泪，“师哥！”

容尘子抱着河蚌，牵着叶甜往前跑，摇摇头没有说话。

鸣蛇不甘地怒嚎，毒液猎猎燃烧，火焰舔蚀之后的地方升起缕缕绿色的烟雾。河蚌沾湿怀中的蛟绡，容尘子只觉面上一凉，河蚌用蛟绡捂住了他的口鼻。片刻之后，地缝的出口也近在眼前了。

众人即将逃走，阵中二蛇又怎会甘心。只闻母蛇一声咆哮，一团燃着毒液的火焰喷射而来，正好覆盖了出口。火焰和毒液片刻不停地堆积在地缝之前。崖间温度越来越高，众人心急如焚。河蚌撑着容尘子站立，声音沙哑，“知观，我带你们出去，你会给我治伤的吧？”

容尘子再度点头道：“会！”

河蚌右手掐诀，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指尖的时候，一根冰锥直刺淳于临胸口，淳于临闷哼一声，冰锥透胸而过。刘沁芳尖叫一声扑过去，冰锥猛力将淳于临拖至地缝出口，透明的水流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向河蚌，河蚌抿着唇，眸中无波无澜。她吸尽了淳于临体内驻留的水分，在刘沁芳的哭叫声中，一把将淳于临扔向地缝出口处，众人只觉一阵巨力拉扯，眼前一黑，竟然已经入了地缝。

崖下开始震动，连带地缝中岩石泥土也开始簌簌而落。容尘子断后，令行止真人领路，庄少衮随后，清玄、清素、浴阳真人、叶甜，相继离开，河蚌在他之前，他断

后。至于淳于临和刘沁芳，无人问起，他也不关心。

河蚌爬过的地方，泥土都是湿湿滑滑的，容尘子跟了许久，终是再度确认，“你还好吗？”

黑暗中他看不见河蚌的表情，只听见她的声音，似乎费了许多力气，“嗯。”

山石掉落得越来越多，石缝竟有塌陷的迹象。众人都拼了命地往前爬，叶甜生怕河蚌耽误容尘子，拼了命地将她往前扯，也不顾那些突起的怪石会不会擦伤她。河蚌一声不吭，任由她往前拖。

淳于临只爱刘沁芳了，没有人爱我了。她皱皱小鼻子，用尽全力往前爬，胳膊和大腿被划出深深浅浅的伤痕，但是比及心口，那根本不能称之为痛。

山石塌陷得越来越严重，但出口也近在眼前了。行止真人第一个出去，他将庄少衮也拉了出去，声音焦急，“地道快塌了，快！”

塌陷的泥石越来越多，好多地方都要刨开积石才能通过。河蚌刨不动，她试了几次，十指全是血，叶甜已经急得连声音都带了哭腔，“臭河蚌你想死就让开，让我师哥出来！你这个贱人，师哥早晚让你拖累死！”

河蚌咬着唇，不过片刻又继续刨那泥石。不多时容尘子也爬了上来，两个人挤在石缝里早已是动弹不得，他的体力毕竟比河蚌强上许多，不多时便刨开那泥石。河蚌正要上去，突然足踝一紧，她只叫了一声，便被拖进了石缝里。她的手满是血泥，容尘子没抓住，他手中一空，随后胸口也是一空，好像心被掏走了一样。

叶甜伸手进来乱拉，好不容易拉出来一个人，发现是刘沁芳，她吓了一声，又将头伸进去，“师哥？师哥你在哪里？”

刘沁芳哭成了泪人，“临郎！”她扑在洞口，被庄少衮一脚踹开。庄少衮再次钻到洞里，爬行丈余，遇到正回身去寻河蚌的容尘子，他不顾一切地拖着容尘子往外走，“师兄，生死有命！你身为修道之人，是懂的！”

容尘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胸口一阵一阵，痛得像要裂开，“我答应带她出去，为她治伤的，岂可失信于人？”

庄少衮猛力将他拖到出口，叶甜也一把抓住了他，两个人合力将他拖出地道，山体一阵剧烈地抖动，地缝塌陷了。

望着连出口都已被掩埋的石缝，众人俱都沉默，只有刘沁芳的哭声凄厉哀绝。容尘子止不住心中的战栗，他终究还是没有护住她。长久的静默之后，地底传来一阵泥石撞击的声响，容尘子容色微动，拼命地刨那石缝。他一动手，庄少衾和叶甜也抽出宝剑帮忙，清玄、清玄自然不能袖手。行止真人和浴阳真人也不好干站着，数人一并刨那地缝。

渐渐地，那声音越来越清晰。一只手从嶙峋石缝中伸出，行止真人赶紧停了手，众人小心翼翼地将周围的石块搬开，泥石里露出一方红色的衣角。淳于临满头满脸的泥，在他身下，护着同样狼狈不堪的河蚌。他的手死死插入泥石，外面众人自然不会理睬他，先将河蚌拖了出去。

河蚌还有意识，淳于临与她右手紧紧交握，隔了许久，他突兀地笑了一声，“何盼，我们在一起三百多年……”

河蚌趴在容尘子怀里，她的声音微弱如风中残烛，“是三百六十二年，四个月，零四天。”淳于临抬眸望她，她的瞳孔仿佛也蒙上盈盈水光。淳于临终于展露笑颜，“其实……我从来没有想过杀你，”他语声低微，温柔如初，“我只是希望我在你心中能够再重要一点。我一直想知道……”他强提气，问出三百六十二年以来的疑惑，“其实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吧？我只是中了你的摄魂术，对吗？你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自私、冷漠，那么难伺候，还贪吃得要命。”他笑容凄凉，“我怎么可能喜欢这样的女人呢？”

河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“我没有。”

刘沁芳上前，拼命地拉扯淳于临，淳于临只是缓缓松开了河蚌，他根本没有打算走出地缝，众人却直到现在才知道为什么。一股拉力将他缓缓扯入地缝的泥土里，他眼中却凝聚着柔和绵长的笑意，“现在我又后悔了，何盼，”他的全身都在缓缓没入泥土，除了刘沁芳的哭声，周围什么声音也没有，“其实在最初，我对你从无要求。”

只是可惜，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要把人变成什么样，也没有人知道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。

他深深插入泥土的手也阻止不了身后巨力的拉扯，那蛇尾已经缠上了他的腰。他唇角溢出的血一滴一滴浸入泥土，目光却沾染着笑意，眷恋不舍。那蛇尾将他越拽越深，连发梢都看不见了。刘沁芳厉声呼喊，河蚌捂着胸口，在容尘子怀中颤抖

如秋叶。

容尘子轻轻抚过她的长发，她不肯抬头，那姿态凄凉得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。容尘子微微叹气，只能吩咐庄少衮，“立刻通知道宗，将长岗山重设结界，暂时防止二蛇挣脱！”

庄少衮应下，容尘子抱着河蚌下了山，山下已有官府准备的马车和饮水。容尘子将河蚌放在车上，河蚌一直没有睡，她睁着大大圆圆的眼睛看他。叶甜也上了车，容尘子便不好靠她太近，只伸手替她诊脉。不过片刻，他神色大变，“你……”河蚌满怀期待地看他，叶甜不待他出声便伸手去探河蚌的胸口。随后她也变了脸色——她强行催动法术，令原本就伤重的的心脏几乎碎裂，身上血液早已不再流动了。她还活着，不过是体内天水灵精还凝结着她一丝元神而已。

刘沁芳那两刀，其实已经杀死了她。

她伤得这样重，可是一路上一一直都强撑着，没有显露半点颓态。容尘子不顾叶甜在旁，倾身牢牢地将她拥在怀里，她容色虚弱至极，却仍不肯昏睡，“知观，你带我去哪里治伤？”

容尘子一瞬间心痛如绞，他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得避开，“伤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河蚌扯着他的衣襟，其声渐微，“不能说呀，会被吃掉的。”她似乎将要入梦，声音也朦朦胧胧，“妖怪都很凶的，谁最虚弱，谁就会被同伴吃掉。我师兄和师妹……都被吃掉了……”她迷迷糊糊中还是没有忘记主题，“知观，你带我去哪里治伤？我好疼，你现在带我去吧。”

容尘子双唇颤抖，久久不语。河蚌撑起眼皮看他，她惯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当下就觉得容尘子肯定是不愿意带她求医了。她扯着他的衣襟坐起来，姿态又柔顺又体贴，“你欠我的肉我都不要了，你带我去找大夫吧。”容尘子目光哀恸，垂着眼不看她，她有些慌了，“知观？你答应过我的呀！”容尘子紧紧握着她的皓腕，用尽全力将她揽在怀里，河蚌仿佛知道了什么，她用力推他，“你又说话不算数，那你又答应人家！”

叶甜转过脸，突然跳起来，大声吼道：“嚷什么嚷！去找大夫，现在去找大夫！”

她冲出车外，将车夫一脚踹下去，自己驾车，寒风割面，她用手一摸，才发现不